

200 250 53
136
14

義寧州志

二十九卷
藝文志
志序 舊序
國朝序

冊四十

義寧州志卷第二十九

藝文 舊志序

明

修水備考序

周季鳳

宏治乙未予為修水備考未就東白張公聞之走人假觀明日以書來云燈下批閱深得著述體恨不得即與共成吾南昌郡志也公固為三朝史官兼以文學擅名於天下久矣椽筆纂修以為一郡信史直易易耳亦何足為我公竒顧予何人敢當此語哉越明年庚申奉命慮囚湖南公亦以憂歸又明年壬戌春見公於洪都樂樂衰經中公復曰郡志非子不可楊方震政務方殷子幸毋多讓予辭避不敢當是年公亦起復之京寓高坡邸舍遂以郡志四十有三卷送修乃郡守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五百

祝瀚徵儒生羅甫所為而梓行者公已序其前矣子曰業已成矣復修何為公不云所以乃曰元禎所欠者茲事今付子元禎死可以見鄉先生於地下矣季鳳不得已受之季鳳官刑曹刑曹劇地也劇則不暇他為然亦不敢負焉多方假書纂之垂成俄陞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雖道路修遠經歷險阻莫不肅戒從者負之以行無何公即世矣明年丁卯予以孽瑾矯詔勅還家乃與二三同志議成其事祈以告無罪於公尋為同行者私持去僅存其半獨全者修水備考而已撫卷間道義一念幽明兩途得無有負乎哉悲夫公銳然欲表章先獻而予不能成之且使已纂者廢缺公之志荒矣此予所以因命吏人謄寫予修水備考而益嘆予之有負於公也郡志原本幸存謹藏於家俟他日子告休苟得不死

則竭吾力畢公志焉庶可以見公於地下於戲修水為郡屬州備考其餼羊也故特序東白之言於編首以識予不敢終負之意

修江先賢錄序

大學士費宏 鵝湖

修江先賢錄凡八卷所錄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以迄乎我朝凡六十九人皆寧產也何以繫之修江修江寧望也江何以修名江自寧入於鄱陽凡七百里其委修而遠也或曰江源修潔飲者類之故多賢而可錄也何賢乎所錄之人大之以忠孝稱次之以庸勲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及中閨異教之在編次者皆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後也錄之者誰乎今之賢者聞憲周君公儀實修江世族也公儀自為之錄乎據歷代之史蒐諸家之集而郡志家乘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

五百四十一

以及稗官小說莫不叅稽而互訂之蓋甚博而核也錄之而又為之贊者何歎賞欣慕有不容已於言者史例固然也錄一也何以有正集續集附集別集外集之不同為鄉而錄勢不得以太嚴為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別與外之區分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則賢於其類賢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亦有意於錄乎人非愚陋孰甘與草木同於腐朽彼其勤一世以為心固有待乎其後也錄賢果足以重其鄉乎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地非人固無以為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錄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錄之也奈何秉彛好德達之天下論世尚友始於一鄉賢乎吾前有所取而法焉賢乎吾後有所感而興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

博洽而已也錄備矣贊工矣而予又為之縷縷者錄而非子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寧州舊志序

龔 暹

夫載籍者聖賢之心天下後世之耳目也世之興衰治亂得失人之善惡是非邪正率於是以有攷焉故孔子嘗有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顧文獻之不足與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皆史也今之郡縣皆古之侯邦其各有志志即史也乘檮杌春秋名異而實同也志於是不亦重且大哉吾寧自唐貞元間割分武寧八鄉置分寧縣宋因之未有改也至元間更寧縣為州明洪武初改寧州為縣至宏治間復為寧州歷世既久而載籍無稽矣宋徐子筠始為修水志十卷燬於兵燹成化中縣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

五百四十

尹蕭君光甫以黃梅縣博三山龔君章纂為縣志四卷距今幾七十年宏治中都憲來軒周公作修水備考二十卷距今且三十年有奇矣志既多略備考亦未成書君子故不能無杞宋之遺憾焉嘉靖庚子予投閒寓京邸大司寇泉坡公屬余家乘事竣出修水備考示欲終來軒公之所未集也時翁疏休致余在逆旅既再四訂盟越嗣歲壬寅五月余家居翁復致簡州守陸侯統命使馳書幣相速以行宿諾未酬而新命繼至余何敢辭按修水備考來軒公數十年精力授之於翁凡就事紀事不立條格悉沿諸舊而續所未至閒有先後異同蓋事以類宜文以繁殺皆翁所預裁之前此郡守謝公存儒已序其槩矣今余特從而緝閱之耳若校正則郡博袁君大綸副博陳君萬善林君惠楊君相采輯則庠生陳子由

極查子憲元余子鏗劉子會榮子奕世周子希夔時又閩斷
陳侯令以公檄視篆至州守萬侯民望以欽取簡命至判李
侯松以待御左遷至一時英賢咸集以文相長尤多二守余
侯瀛幕相周君節右翼梓成遲恥也徒館穀奚庸為筆硯哉
嗚呼志也信史也由一郡而達之天下也鑒戒存焉寧雖舊
邦生於斯長於斯踵賢錫類而以勸以懲譽髦起於名世政
教薰而復古山川草木蔚然改觀則寧之為治信乎其日新
矣

寧州志舊序

知州方 沆 訂卷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志固史之遺也明興志郡縣者無慮數
十百家不佞最善康德涵太史之志武功其辭事質而核其
善善惡惡公而義例明曩課士滇中稍倣之作祿券州志業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 五百三十五

已梓行祿券介在夷燹一彈丸黑子地爾矧寧為豫章支郡
山川文物在昔有聞掌故惡可闕而不講也舊志作於嘉靖
壬寅年久世殊紀載較畧邇纂志草紀未竟甲午嘉平月不
佞蒙恩薄謫至簿書期會之隙輒不揆固陋取今昔志洎鄉
獻周子儀先生修水備考諸書謀於僚幕柯君熹年汪君世
祐稍為刪潤之凡八卷其大綱有六曰輿地曰建置曰典制
曰年表曰列傳曰藝文輿地之屬為沿革為形勝為疆域為
總圖為星野為氣候為風土為祥異為山川為土產建置之
屬為城垣為官署為郵遞為倉庾為坊里為水利而古蹟寺
觀邱墓並隸建置之下典制之屬為學校為禮祀為戶口為
田賦年表之屬為官師為選舉列傳之屬為宦蹟為人物藝
文之屬為詩為文他如諸目不能彙括者各以類附麗之沿

舊十之七鼎新十之三志成都人士聚族而請一言以冠簡
端不佞欲襲常為鋪張因革語懼夫鏡誠之無從也迺序曰
吏治之隆污徵應在民風幹旋在主德寧自啟疆以來無論
矣有宋真仁二宗不蓄為富不殺為威醇風休鬯周茂叔先
生以儒碩來佐分寧於時黃魯直太史挺生雙井氣節文章
遂與蘇長公頡頏史冊人文彪炳至今我朝成宏間休養生
息吏稱民安周氏三先生崛起縫掖為世名臣為鄉大老而
縉紳冠蓋之盛卓乎大江以西蓋吏治民風之所轉移其故
可覩已聖明在宥屢下明詔加惠元元往者寧年穀不登賦
日繁而逋日甚徵逮之檄旁午道路無論閭閻疾首感額賄
賄胥讒即士之偕計吏對南宮者不啻足音空谷則誰執其
咎哉維我有官君子稽掌故而求民瘼蠲不急之役慎無情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五

五百七十

之逮禁奸以法催科以時寧保障毋寧繭絲上宣主德下挽
頽風青青子衿庶幾有踵鄉先生之遺躅而雲蒸龍變者乎
俾後之載筆采風者循吏名賢美政善俗不可勝書則寧山
川文物重於海內而志且以寧重不佞竊藉有榮施矣是役
也始事於前守湯溪楊君維誠佐宦鄉黃君應舉校讐者學
博翁君汝遇孫君繩武匡君裕湍劉君大用纂輯者郡人學
博周君賁同輯者舉人余學賢吳之瑗貢士周先慎生員劉
課徐以禮周存仁陳謁余學雍余學中周期可周希令陳以
簡查堯年劉希慎周希忠余學明陳聰黃敬之艾偕春周師
伊帥登瀛榮位查堯安梁全文劉效忠劉國龍陳以志榮恩
陳以蘊余學修查堯章程督鉉梓巡檢徐汝楫僧正司護記
常懷胥効勤勞若縉紳士庶醵金義助則列名末簡云萬歷

乙未端陽日

寧志後序

東流周 賁 接瀾 教諭

舊志修於嘉靖壬寅迄今五十餘禩疆域猶故時事已非如更代損益失今不考後將無徵萬歷癸巳冬州守楊侯雅志纂修謀於學博以余耄年閱歷頗多屬以編纂之役固辭勿獲迺集舉貢庠彥三十餘人開局於延安寺共事筆札取其公而不私也甲午仲春集寺受事旁搜博採適歲當大比諸彥迫於省試約計偕行潦草成帙以獻楊侯屬諸學博校訂之胥以公事未遑遂舉余纂草付剞劂氏甫閱月而侯以薨菲解組歸復屬二守黃公終其緒梓人選之豫章經費取諸篋庫尋代覲北征則命余董匠以底於績刻成四之三余亦稍助鋟梓之費適莆田訥菴方公以名進士由滇南學憲來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六 五百四十一

蒞寧事下車亟詢寧志余遂以舊志并新刻若干帙就正焉公嘆曰昔朱元晦先生知南康軍首詢郡志識者謂其知所先務即余不佞何敢望先儒後塵寧泄泄然視掌故為末務哉顧新志大體已完惜乎精微未竟是在不佞於是晝夜操筆三越月而告成冗者刪之訛者正之亂者次之闕者補之立義定類修飾潤色體辨而意裁事核而辭雅猶自視儼然出以示學博匡君孫君劉君暨余參考之余與三師雖不能損益一字而公之謙虛慎重亦可見矣以余忝與事始命序諸後迺拜而言曰古之著書者必出於一人之手然後自成一家言宋子京歐陽永叔皆良史才而同修唐史一書之中多相枘鑿至永叔自為五代史義例精密軼遷史而追麟經茲志經歷數公竟積歲未就公毅然獨斷不假衆手獨承前

緒用垂後範儼然為一郡全書俾郡之人與後之守是郡者得有所考而知世代之沿革風俗之淳漓生息之豐儉稼穡之艱難民數之登耗稅斂之盈虛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興衰而忠孝節義勲業文章後先相望所以維世道淑人心翊國家億萬載太平之治則公纂述志也獨斤斤稱良史才已乎公學有家傳詩書濟美簪笏聯仕不為己政尚仁厚明同冰鑑公比權衡愛民若子憂國如家未半載而六事舉百廢興異時超拜鼎鉉霖雨天下乃其能事而蕞爾山陬徼惠于旄蓋天有意於凋瘵之民且藉以為一方文獻重爾余毫不文無能揄揚盛美敬述修志之顛末以為公表云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夏五之吉

國朝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七

四百九十

寧志舊序

知州

徐永齡

事有不闕殿課而實關朝廷者志是也事有不論才之短長而以乘時為急者修志是也周官有左史右史又有外史掌邦國之志即郡志也郡之中土壤有肥瘠生息有豐儉戶口有繁簡稅斂有盈虛風俗有淳漓皆朝廷之所必察者非志以紀之而觀風陳詩者何從一一而諮詢之乎邇來凡建牙擁節奉

命按部者首必檄取郡邑之圖經豈徒資博覽哉亦將以考其地之大小驗其政之難易察其民之休戚良頑而有以安全教化之耳然則志之一書昔之日關乎朝廷今之日關乎民生矣關乎民生者即所以關乎朝廷也修之烏可已乎余愧短於才而不能勝其任適修葺

文廟甫竣工飲僚友學博暨諸弟子員於泮而以邑志謀之
僉曰寧志自明以來一修於成化甲午一修於嘉靖壬寅
一修於萬曆乙未其事靡不備載展卷燦然指掌嗣因重
經兵燹簡編零落前此諸賢侯往往欲繕輯之皆不獲竟
厥緒而去公有意於纂修誠盛舉也余曰是將存郡之文
獻而備史所紀錄者余之才曷足以言此但志期於信信
以乘時為急故孔子於其疑者而闕之乘時則事不至於
疑而文亦無俟於闕寧自明乙未以來事之疑而可闕者
多信而可傳者少及今不修則今之一二信而可傳者後
盡疑而可闕矣余每念此思得其人而修之也一時在座
者咸謂里中博士徐龍山名名緯明經陳蔚庵名欽殷者
多聞博記堪勝斯任比遣吏賫牘迎之越數日二君既至

謙讓再四而始受事焉余因索前守莆田方公名沆者萬
歷乙未所修之本以為式理公解蠲殘之梓十之五六采
儒林寶蓄之編十之三四命小吏錄之二君刪繁就簡諸
同志互相考証而事之在明乙未以前者益信而可傳矣
自明乙未至今六十餘年歲荒寇亂朝市變更之際忠孝
節烈所由顯也乃旁摭遠訪每得一人一事必推求至確
而始附傳焉是事之在明乙未以後者亦無患其不信而
不傳矣甫半載二君次第彙之如舊分為八卷以授余余
覆閱之修飾之取甲辰歲新頒賦役一書編載之無論寒
暑常漏下二三十刻不倦余惟志中所載建置典制之類
何者非所當詳且列傳紀宦蹟人物後之覽者慕前賢之
美蹟而政教必隆仰昔人之芳型而彛倫克篤則有闕於

吏治民風者孰大於此他如輿地年表菑文各卷不必有
太史之採而珥筆者皆必存之以為一郡之典故余是以
皇皇然修之惜才之心急而乘時之心愈急也今幸而有
成矣雖踵事增華不能無望於後之有官君子寧之賢士
大夫而此舉墜之功已不令莆田方公之舊蹟就湮矣果
誰之力與是龍山蔚庵二君編纂之力也是博學萬君先
登暨吾僚友鄭君憲周李君成芳賈君璞王君壘朱君家
樑李君吉甫討論之力也是孝廉徐淮明經陳欽說國學
生陳欽振徵士周孔熙生員朱正宗周更陳嘉名朱正綸
何汪周京劉三捷周象乾劉日章熊廷璿盧鼎望朱天爵
張文藻陳宏績互相讐校之力也余特因諸君之力以為
力而已諸君請余序乃即修志之本末草草言之至分寧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九

五百

山水之秀人文之盛志載甚詳不復贅云

寧志後序

徐名緯

分寧古艾地也昔典志之詳矣自明萬歷乙未以來迄於
國朝定鼎之後上下幾六十餘禩其間山川之故址猶舊賢
芳之遺蹟雖存而人物盛衰風土治亂政教得失不得不
時移而代殊加以兵戎雜蹂烽火殘餘以暨竒荒異稔災
祥叠見有心者誠不可以不志也失今不傳後將安考况
今

天章競藻文運丕變百運為之一新以故國有史郡有書邑
有志蓋編年祖之左氏紀傳禘之司馬是非本之春秋春
秋者經中之史也郡志者史中之經也近績學服古之郡
守靡不萌是念或遭際時艱或五日京兆蓋實有意而未

逮幸邑侯徐公以元勳世胄甫蒞茲土即訪輿志皇皇圖
治銳意更新首修

聖廟文物改觀煥然落成繼此亟亟修志是諭謀之學博鄭
公公及諸彥僉舉余與陳蔚庵同事徵書隨至余自揣固
陋寡聞釋鐸解組松菊就荒簡編塵封筆札未親無何諄
諭再三余竊思之所謂志者志寧事也實以志不朽也閱
歷稍倍正直不徇余則有之爰是入局未幾兩月不憚呵
凍博按備集延攬鄉評復同多彥考核較正刪繁就簡因
革取舍訛者正之離者合之異者同之悉出徐侯之手定
方成一邑之全書俾後之蒞是土居是域者凡風土人物
政教得失忠孝節烈財賦徵歛以迄水旱災侵俱一觸目
而無遺孰不感發而興起者哉夫有傳人因有傳書有傳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五

書而因有傳人徐侯之謂矣余何能哉畧紀數語以表修
志之大端云

寧志後序

陳欽殷

寧志由來久矣余生也晚不能紀遠間閱舊序一修於嘉
靖壬寅一修於萬曆癸巳其中世代疆土何若民數物產
何若吏治人才何若輒寓目而得之未嘗不嘆志之時義
大也歲久事湮散佚是懼明季州守張公纂修未竟

國朝州守張公毛公閔公趙公咸欲竟厥緒皆以事寢若是
乎繕輯卒業之難也康熙乙巳冬恭逢徐侯以開國勳胄
撫柔寧土英敏靜深治尚敦龐甫一載而百廢具興既作
泮宮乃集學博鄭公暨諸庠彥飲酒於泮載色載笑無異
魯侯在泮時也侯曰建學尚矣郡乘以存文獻不可緩也

庠彥敬應如前侯曰任天下事者不惟其事惟其人苟得其人無難也一時在座舉余與龍山對時余方以青笠綠簑款乃於邛須古渡咏子厚漁父詞歌魯直浣溪詩鼓棹容與以伺河干之招招者而徵書忽至惶汗如雨蓋謂郡志與國史等纂修者非史才不可且艷富如左氏而有近誣之失清裁如公毅而有短俗之譏顧余何人敢膺斯任趨白邑侯學博羣彥固辭不獲已乃就儒學解開局集諸同志相與攷核論次訂訛汰浮其摛也博其詢也周其錄之也寧嚴毋濫寧樸毋華務期可信可傳而止又自念余邑人也求其可以風勵吾邑者莫如忠孝節烈耳使節婦孝子必俟論定後傳將覩記日遠欲求詳而反得畧欲求真而反得偽至有歷時愈久湮沒無傳者可勝慨哉爰做

選舉之例俾節孝姓字登郡乘者與科目同榮此淑世勵俗之大端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者也稿成進之徐侯筆削之潤色之而一州之文獻存而有徵於以廣教化美風俗立德立言立功侯一舉而三善備焉煌煌乎鉅典也哉雖然是書之成意主求舊其編次宜清也其款式宜更也時迫艱貲有志未逮不無厚望於繼此之纂修者

寧志舊序

知州任暄猷

余筮仕孤竹攬轡於燕北復移琴梅川又得問俗於南楚下車而考郡志皆文獻足徵俾古今沿革建置山川人物田賦疆域展卷而知原委此國有史邑有志相為表裏亦綦重矣洪惟

聖天子特詔儒臣博採羣書集一統志以昭盛治苟有司以

為不急之務缺不修訂則圖經既廢觀風按部豈盡陳詩
可傳余至一郡必問一郡之志至一邑必問一邑之志矧
分寧為洪都一州古稱艾子居吳頭楚尾介在萬山氣候
亦異從來鍾毓豪杰代不乏人迄今頻年水旱兵燹戶口
凋耗生息不繁致承乏茲土者莫不鯁鯁是慮余遷守於
茲撫字催科殊為棘手簿書之暇即欲輯訂州志適強藩
跋扈烽烟相望草澤嘯聚之徒盤踞奉武戰守捍禦三載
未艾頗費籌畫甲寅歲冬乙卯歲夏兩經兵火一切案牘
版籍悉付秦炬而州志斷簡殘編幾不復問矣自幸未雨
綢繆增修城堡致竊發者雖不時侵犯猶可恃以無恐稍
暇即與二三同志互相考正編輯紀載修補殘缺其間沿
革建置田賦疆域古今有考孝子烈女人物有書水旱兵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三 五百二十

發有載使採風問俗入境而知分寧之盛衰豐瘠不俟陳
詩而展卷即知則修志實為急務雖非作史之材無絲筆
瑤篇登於州乘其增美踵事端有望於後日之高明異日
覽志者當諒輯是書時寇氛方熾余守是邦治賦而兼治
戎實不暇及此幸學博彭君采石戴君雲章孝廉徐淮明
經陳亨嘉弟子員姚修經何汪周京朱正綸胡昇龍一時
諸賢咸集討論修飾有人故能於軍興旁午之際考訂記
載約畧潤色之得與孤竹梅川文獻足徵實非余一手一
筆之力亦非既安且寧樽酒細論之日也

寧志舊序

知州班衣錦

古者省方問俗而太史陳詩以觀一國之風故制有外史
以備夫邦國之掌記則外史之職即今郡縣之志也

聖天子詔輯一統志令天下郡縣皆獻新書以副纂修之典
用光天下車書一統之盛治按籍可攷不俟省方問俗而
風土奢儉淳漓與政治教化皆於志見之矣檄行殘疆捧
讀皇皇憲令恐闕畧不修何以謝小臣不職之罪第分寧
地當吳頭楚尾邇以跋扈交侵風鶴頻驚之後守斯土者
簿書鞅掌百廢待興而且招散亡勸耕桑恤鴻鴈捍城隍
蚤作夜思惴惴以不逮是虞又奚暇遽及邑乘况史才匪
易文獻莫徵蓋不勝其難其慎矣顧纂修為

聖朝大典方書乃資採必需率爾以應幾於易竟無以應幾
於曠夫易與曠厥罪維均偏壤小臣深懷凜惕計惟得有
宏通博雅之儒傳述編次討論校讐庶幾俾一邑疆域之
盛衰閭閻丁地之耗息以至兵凶水旱次第可稽魯魚亥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三

五百四十

豕織悉無訛斯足勝任而愉快也前守得舊志於灰燼之
餘亟欲修之時斥堠戒嚴寇氛盤踞未及恢復雖弟子員
姚修經為之草創而兵燹中之死孝死節者闕未及書災
異未紀學宮書院橋梁津渡之廢興以及方技仙術菽文
俱未載籍蓋非闕而不紀萑苻未靖津路雲封即揭示五
父之衢不能通曉而烽烟中之草創事多散佚無攷爰亟
謀諸學博戴君揭示鄉坊博採遺核實彙編且疇昔草
創諸君類皆宏通博雅復延以致之相與輯訂成帙以副
纂修鉅典之購求非敢曰踵事增華聊謝俗吏賜履殘疆
或不致以曠失滋罪云時總其修訂則有學博戴君雲章
一時紳衿雅集共襄考証令邑有新書如鄭賢之善其詞
命則有孝廉徐淮明經周必端熊秉燴熊吉夢帥上達弟

子員姚修經周京何汪朱正綸胡昇龍徐崑余士品徐名
識劉贊皇陳宏績劉三捷朱天保陳毓琇何治程光裕何
曰恭徐麟例得備書姓名是為序

寧州志舊序

方伯 刁承祖 步武

郡邑之有志也所以諸史資也周禮外史掌邦國之志者
也而尤切於治理莫如邑志邑有志而後郡有志郡有志
而後省有志省有志而後成一統志厥係重矣江右之有
寧州為南昌府屬之一邑而不知其為全省西北之大障
蔽也北與湖北之通山崇陽通城三縣接西與湖南之平
江瀏陽二縣接所謂吳頭楚尾者也故素稱望邑又皆崇
山峻嶺岐界連屬故銅鼓營之設遊擊分府并駐劄道員
非無故也顧志之失修久矣前明成化中蕭令光甫始為
志四卷蓋本宋時徐筠修水志也嘉靖壬寅陸牧統以都
憲周公季鳳修水備考為據復一修萬歷乙未方牧沆以
前任楊牧維誠所輯者刪正之復一修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四

五百二十

國朝康熙乙巳徐牧永齡復一修甲寅乙卯兩經兵火悉付
秦灰庚申班牧衣錦復承檄纂修不絕如綫丙申蛟水為
患原版盡逐洪流此正當大難修之會而又不容緩於修
之會也非得勤敏練達之才有不委責後人而肩斯任者
哉今張牧以撫州別駕調任奉 制憲趙公之檄得明經
陳生昌言任其事開局延集同志博採慎覈脫稿呈予予
即檄州牧親加詳閱酌定蓋志之待於修也亟矣而寧尤
甚千山萬壑競秀爭奇所出文人恒冠絕一世而重疊險
阻奸宄易匿又為用武之地非僅可以文治也至於水利

陂塘共一千二百四十一所溉田八百三十三頃皆利害相因之勢也牧斯地者可不日覽斯志熟悉民風土俗斟酌化導以期改革舊習導迎善氣領山川之靈秀發為文章事業以遵一道同風之治哉張牧為政能急其所先得人以任事而陳明經盡力以成百餘年未竟之業以垂惠後人俱可嘉也是為序時乾隆二年丁巳閏九月朔日

纂輯寧志舊序

陳昌言 汪津

州乘續修梗概前叙已詳之矣茲復贅焉者何蓋吾寧宋元以前遺事典故漫滅湮廢無稽當明成化時則有州守陸公統及萬公民望始謀葺梓之蓋本之鄉獻來軒周公修水備考為之隲括卒不能無闕遺之憾萬歷中莆田方公沉重加編次始得義類詳明乃成全書洎我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五 五百三十一

朝定鼎百度維新徵文考獻之令一時兼舉禮部檄取各直省志書下之郡邑於是州侯徐公永齡倡議復修爾時干戈甫定經費維艱不過因原版而重為翻刻仍例續增其時載筆從事者有徐龍山家蔚庵輩後此任公暄猷班公衣錦兩經詮次祇以迫於上檄所催草創從事而已然猶未失其籍焉迨康熙丙申洪流泛漲舊乘之版遂與江波同逝非獨來者無以繼其傳即往者亦無由而徵信言心愴之猥以才疎力微徒撫遺編而浩嘆已耳嗣因

文廟被水傾圮繼吾祖郇公之志而重新之又不暇及志乘事雍正十三年制臺趙公檄取各屬志書凡有廢墜未輯者行令修補州侯張公嘗集紳士謀之焉無成是歲冬杪言從白下歸晉謁州侯即鯁鯁焉以志事相屬言因退而

熟思之計其難也有三焉何也修志不同於修學修學不
過捐金營造使廟貌輝煌而已修志則以一日之編摩而
垂百年之典制藉非鴻才碩筆辭旨雅馴則遺大方之誚
此其一也次而州境遼濶事蹟繁多倘傳聞稍失其實則
真偽必涉於虛况非譽隆望重之名宿未足以信服於當
世此其二也次則好名之心人皆有之井里之中誰無親
故設不舎公道而徇人勢必織貝錦以貽我縱百啄莫之
能辯此其三也有是三難誠捐金市怨吾不忍為也遂屢
牘力辭侯不諒竟聞之各憲當檄下卒莫能諉焉迺於乙
卯夏卜館延安精舍敦請明經胡子聖糾賢弟姪男壻輩
珥筆從事時當溽暑揮汗撙羅篝燈丙夜閱三月而稿成
呈政於 當事並質於同人其中果有二三不愜私意者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六 五百

稿未及脫而謗興矣嗟夫誠余之罪也夫遂置而不顧復
為金陵之遊期年還里復荷大方伯刁公飭州核實呈覽
州侯遵即繙閱訂正呈請校定授言鋟梓適豐男驗閱抵
省各憲面諭以任勞任怨之至言諄諄勸勉歸告於余因
念志乃吾寧急務更重以大方伯之諭義莫敢辭於是挈
稿還鄉開局纂修復加叅訂洪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化孚萬邦自康熙甲寅以迄於今定三藩而康四海
天下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災祲之變者將七十年於茲矣
憲皇帝以文守今

上以孝治士民鼓腹恬嬉不知帝力惟寧蕞爾山州士篤
於學農耕於野工商樂業於其市厥志何哉斯特志其休

徵瑞應而已志其宦蹟之顯揚科名之鵲起與山川之勝概名藍道院之興廢有殊而已他何志哉如此而猶不見諒於人則續志無日矣遂一遵大方伯之命勉力卒成之越歲者三開局者二列綱有八分卷為十目計六十有四並遍閱各縣輿地志簡首僅鐫城郭官舍河道數圖或繪邑之八景徒取美觀無裨實用因新修州之八鄉圖後載道里數目而其險阻伏莽之區不憚詳詢土人更謀健足詳覽形勢另註扼要一條匪惟官斯土者控馭不勞差役按程可督即往來行人執冊而稽恍若宿遊亦行旅之一助也是役也察幽隱正魯魚較前為備更煩當事叅訂而詳核焉後賢觀此而鑒言之心諒言之事是所望於與人為善者也用併識於簡端云乾隆丁巳菊月

艾國拾遺序

邑舉人劉顯祖寧拙

艾城為豫章輿區左傳載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艾去州治百里地名龍坪岡土城故蹟在焉春秋屬吳越并吳屬越戰國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破越盡有吳地艾入楚秦隸九江漢封漢於吳地仍吳新莽更為治翰光武中興仍名艾隸揚州建安四年孫權據吳立西安及西平分治西平去州治百九十里地名田防城蹟在焉余按其地有弔井九掘出石碣古磚父老指畫不虛也晉改西安為豫章歷五年仍艾自隋入唐或名豫章名豫寧均隸洪州德宗貞元十五年觀察使李巽據鄉民鄧廣支文靖等以縣治遼遠輸納維艱奏請於常洲亥市建分寧縣治割泰安奉武高崇仁西八鄉屬分寧縣餘十二鄉歸武寧艾

至是始分治宋初仍分寧稱望南渡後陞義寧軍元大德
陞州後改為隆興路明改洪州為南昌仍隸縣宏治十六
年都御史林俊巡行見山川險要改縣陞州官佐廩餼全
設與府並

國朝因之艾為吳地其天文分楚南斗牽牛二星麗焉分寧
入斗十度故黃廷堅曰勾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
屬於越實據也按其形勢地控荆襄水通彭蠡為天下勝
處故曰幕阜几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
靈鬱秀於民數語已盡一州之勝其間人物事蹟漢唐世
遠即宋元來遺漏實多故明周來軒先生作修水備考八
卷州侯莆田方公據其考核修分寧志沿革星野疆域形
勢多所取用惜其書燬於寇搜訪遺編無有存者而方志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八

五百十

亦不多見但寧對一篇已窺全豹近雖有續志者愛憎毀
譽挂一漏萬壬申冬余未赴
恩闈側耳同人好音自笑年來公車碌碌不為世用因同及
門搜輯舊文訪求故老或得之目矚耳聞前志所未詳者
另編一集以州治為綱八鄉為目各為之引附以逸事遺
聞雖不敢上希來軒備考亦庶幾少補闕畧云

寧乘備徵序

州訓 王朝渠 萬年

宋慶元嘉泰間臨江徐孟堅宰分寧著修水志十卷殆寧
乘所由昉歟歲久莫傳其軼時見於他書陳直齋書錄解
題馬貴與經籍考俱標著其目則宋季及元胥重其書可
知明成化中蕭令光甫以黃梅縣博三山龔君章纂寧縣
志四卷由成化上湖嘉泰歷年二百七十有餘而紀於志

乘者減十之六此前人所以憾其多畧也宏治中鄉先正周來軒作修水備考二十卷修江先賢錄八卷嘉靖壬寅萬歷乙未兩州志皆因之兩州志今既罕傳備考先賢錄亦莫能復覲惟寧對一篇可畧見一斑

國朝康熙初徐牧永齡任牧暄猷先後奉檄纂輯寧乘至班牧衣錦始有成書雖任經三牧實成於兵燹甫靖之餘其訛缺自所不免乾隆初峽江學博陳玉亭輯州志十卷此邦掌故得以永垂者良所深賴第書成獨力沿訛缺畧亦間有之同時劉孝廉穎宏著拾遺一書州中髦士或多傳述亦足以資考鏡歲己酉新南昌府志成誌寧事尤多失實丁巳春余蒞司訓任冷齋多暇舉耳目所易別而志乘相沿未改者正其訛舛復即燦存羣籍以叅稽志乘之闕

如及修志後六十餘年之人物事實咸加補綴雖自維弁鄙未敢上擬宋之孟堅明之來軒而繕而存之以備他日州乘之徵亦似不無少補若謂是書之成於寧之遺文獻老徵罔弗備則余滋媿焉嘉慶庚申天中節後二日

義寧州志卷第二十九

藝文序

宋

伐檀集自序

黃庶青社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
 奇功大節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
 奮以為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
 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
 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
 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
 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
 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
 義寧州志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百八十五
 所作藁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末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
 尾或竄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
 曰伐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
 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皇祐五年十二月

送徐德郊序

黃庭堅

徐德郊從余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居鄉黨父兄愛之子弟
 安之其仕於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臭味不遠故相從也
 密焉今得官於淮南訪別於雙井余數年來病眩不能作詩
 因書近所為賦以贈別在官者各有職典民有親疎然大要
 簡重平易則足以使民移使民者以事上夫何遠之有六合
 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德郊可因公事攜此文請
 之崔知德郊自雙井來當掃徑相迎他日有疑事不能決第

訪之元祐八年十月癸丑黃某書

西山十二真君傳序

余 卞 洪範

晉許真君敬之師弟十有二人斬蛟治水拔宅飛昇頌祝於
豫章人士數百載不替惟晉書藝術傳述吳真君不述許真
君世之君子或滋疑焉先光祿公名良提舉洪州玉隆觀卞
侍溫清暇日緡檢觀中道藏經得唐真人胡惠超西山十二
真君內傳一卷楷灑極妙蠹簡不全光祿公命下足成之庸
竭愚悃訪諸故老採諸羣冊閱歲餘而是傳告成擬胡真人
本增多三卷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十
二真君豈非可祀而尤可傳者哉光祿公聞而欣然曰使人
讀之飄飄然凌雲如欲仙去吾不負提舉矣吾不負提舉矣
十二真君者南昌許遜字敬之西安吳猛字世雲蜀川陳勳
義寧州志 藝文序 卷二十九 二 五百二十

字孝舉廬陵周廣字惠常泗水曾亨字興國鉅鹿時荷字道
陽豐城甘戰字伯武黃仁覽字紫庭沛郡施岑字太玉蘭陵
彭抗字武陽南昌盱烈字道微鍾離嘉字公陽

江西宗派圖序

呂居仁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
郊張籍諸人激揚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
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倣舊聞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
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製
或異要皆所傳者一故予錄其名字以遺來者是為序

豫章後山詩解序

許 尹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
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

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賡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畧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詩之用於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寢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蝮蠚蚘蛤一啖便了雖咀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

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已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為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羣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為之注解且為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欲以言冠其首予嘗患二家詩興寄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形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形名度數

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之所聞於豫章者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為足下道也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既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味外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尚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為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序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舊刻山谷詩注目錄中宿舊彭澤懷陶令題下注云舊本自此以上缺二板以下諸題例之前各題下皆當有注脚今詢無此本姑列各題如右僮後得之當別補入今吾家所藏二葉宛在卷首各題下注脚俱全前更有紹興鄱陽許尹叙惜乎刻此書者不及見之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四

五百十五

遂令舉世缺此幾葉宋本之難得如此今方綱於舊本得此叙并目前二葉又以劉壎水雲村泯稿對之相合文字精靈千載來會竟得觀前人未見之全帙謹以校寫三集注本上之

天府永垂藝苑并識於正集卷前云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夏六月十二日識於蘇齋之南軒北平翁方綱

山谷宜州乙酉家乘序

蜀郡范

寥信中

崇寧甲申秋余客建康聞山谷先生謫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大江歷湓浦舍舟於洞庭取道荆湘以趨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寓宿崇寧寺翼日謁先生於儼舍望之真謫仙人也於是忘其道途之勞亦不知瘴癘之可畏耳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樓圍棋誦書對榻夜

語舉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凡賓客往來親舊書信晦日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畫特妙嘗謂余他日北歸當以此奉遺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為經理其後事及蓋棺於南樓之上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者倉卒為人持去至今思之以為恨也紹興癸丑歲有故人忽錄以見寄不謂此書尚爾無恙耶讀之恍然幾如隔世因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亦可以見先生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東坡云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信不虛語哉甲寅四月望日

宜州家乘不載於山谷全集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山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五

五百二十五

遺文獨所作家乘為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有持以獻史魏王者史復以贐雙井族人蜀帥黃伯庸之行及考費袞梁谿漫志則以從游者為成都范信中頃從維揚新刻山谷遺文中得家乘讀之知信中實以崇寧乙酉三月十四日至宜州與山谷相得甚歡其年九月山谷卒於南樓蓋棺時僅信中一人在側是羅所謂唐生者即范之訛而漫志為得其實也若家乘既倉卒失去旋得於紹興癸丑明年甲寅鏤版行於世范自序甚明羅所稱百餘年後始為史相所得者其時尚未見版本耳信中好學既見稱於山谷其竒節偉行落落不可一世之槩梁谿漫志復詳書之世有因山谷而賢其人者尚於彼取徵焉乾隆甲寅正月立春日歙長塘鮑廷博識

薊室史氏註山谷外集詩序

錢子文

晉陵人

書存於世唯六經諸子及遷固之史有註其下方者以其古今之變詰訓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為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譬楚大夫而居於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素常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之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於蘇其詩集已有任淵史會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編謂之外集者猶不易通史公儀甫遂繼而為之注上自六經諸子歷代之史下及釋老之藏稗官之錄語所關涉無不盡究予官成都得於公之子叔廉而夜閱之其於山谷之詩既悉疏理無復凝結而古文舊事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六

五百三十

因公之注所發明者多矣夫讀古人之書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固非區區採之簡冊而後用之也而為之注者乃即羣書而究其所自來則注者之功宜難於作而公以博洽之能乃隨作者為之訓釋此其追慕先輩加惠後學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識也昔白樂天作詩使媪讀之務令易知而揚子雲草太元其詞艱深人不能通乃曰後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不徇世俗而自信於後世之知我者若公於山谷既以子雲而知子雲其為之訓釋則又諄諄然為人言之是亦樂天之志也公蜀青神人名容號薊室居士仕至大中大夫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為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今年餘七十耳目清明齒髮不衰他日傳於世者又將不止於數書而已也嘉定元年十二月乙酉

山谷外集詩注序

史容青神人

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為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而取彼今內集詩已有注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黃魯直過此為留兩日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簡參寥云魯直近從此赴秦和今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馳驅今乃知不及遠甚赴秦和蓋元豐庚申歲而焦尾弊帚即外集詩文也其為時輩所推如此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為胡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依此續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於篇首其作詩歲月別行詮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見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七

五百四十一

舊多舛誤畧加是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

小學史斷自序

邑進士 南宮靖一 坡山

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古人嘗有是言雖然事不離道道不外事一而已矣可二乎哉自古國於天地者能使朝廷彞倫攸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盡其分而小人不得以勝君子者以其能扶植此道也孔子作春秋實倡斯旨遷回而下則昧於是特載事而已耳至本朝伊洛大儒與門人論史始發此意故范氏作唐鑑其出於程門者為多至朱文公綱目一書成而後古今之大經大法燦然如指諸掌余讀史撫卷而竊嘆夫古今盛衰治亂之原不外是也因與兒輩論之而掇取先儒之說與夫前史之文芟摭類次其合於道者收焉其離於道者削焉而區區一得之說亦竊附其間題之

曰小學史斷亦欲使兒輩讀不差其所向云
元

贈教諭榮應瑞序

吳澄草廬

豫章之武寧分寧山峭而水清人生其間者大率任俠尚氣
雖士亦然蓋其土風然也榮應瑞亦分寧士官崇仁邑校三
年與少者相安與老者相得內無町畦外無圭角自始至逮
官滿如一日藹然如周旋揖讓於洙泗之間視其鄉之士風
無毫髮肖似予其敢以分寧之士伍之哉夫生於其鄉而異
於其俗此世所謂非常人也況其發言馴雅而不媚其處事
雍容而不濡是又得其士風之善者夫如是使之有言責必
不依阿而詭隨使之有官守必不罷輒而不勝任惜乎沉晦
於下僚局促於冷職而未得以展所蘊故予於其去也勉之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八
五百

益加培養以俟時及予之未死也猶將見其有立於世也

送章楫序

吳澄

昔晉氏在江左王謝為相門一時風流文雅之懿動蕩耳目
凡子弟出人前不問可知其為王謝二家蓋習氣有不期然
而然自非他人所能及者宋丞相杭山章公清謹自守雖為
宰輔猶如布衣時季年屏居山中與樵牧爭席見者不知其
為宰輔也其從孫楫一貧如此凄然蕭然學甚充詩甚工而
淳如也介如也無分毫悲窮悼屈耻惡衣惡食之意非杭山
公之習氣熏染而成歟來游洪庠歲晚言歸子惜其去也而
贈之言楫也益充其學益工其詩將大底於成而為天下士
視晉王謝風流儒雅尚不足為其有光於先正又豈但為章
氏佳子弟而已哉

送冷君敬先南歸序

虞集伯生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者世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者舊盡多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翰林侍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能更之者不然則隱去未彰者尚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亡之初其勲崇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旦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况欲責諸寥寥異時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才薄者付委常短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九 五百二十

近則固可信而不可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畧公事業表表當時而縣令之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材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暨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語以為叙明

寧州牧胡公鼎新學宮署堂序

兵部尚書鄒維璉 匪石

分寧介江楚間山川巖阻民俗慄悍加以土瘠而賦重難安易動往時不逞之徒憑巖依洞號山嘯藪大費戡定天子特設憲臣備兵茲土則牧守豈易勝任哉宜豐倚分寧為障蔽實唇齒之邦吏治得失安危與共故余里居每詢刺史胡公

治州事而多以賢對邇學博士紳懷公德政而尤啣其改學造士之一舉不遠二百里顧余請曰吾侯胡公筮仕當陽大有政聲直指憲大夫文章題侯免覲以攝荆門績成且議遷守荆門矣徼天之幸得借分寧下車數月德政未易更僕數如寧賦稅豈易督往者敲撲徒煩民終積逋侯曰是有弊源當清也戶給賦單令不迷輸納數又酌編派除包攬禁科斂明支收以是蒲鞭不用歲課如額有倪內史大家牛車小家擔負景象往寧民不安大抵狐鼠內蠹外則市虎橫食人侯曰稂莠不除嘉穀庸生乎庶一二巨憝置之法城社頓清兩造立剖又有王蘇州吏行冰上人在鏡中景象至如防盜飭戎養老勸農化民課士等政無一不舉而構署堂改學宮輿情尤暢署堂為臨蒞計已徵明作矣學宮故址在治東天啟

元年遷治西堪輿弗吉也前守膜外視之侯曰人文所關可已乎捐俸首倡仍改故址八年欲復未能者數月而落成總緣侯性清絕誠與才合家視寧子視民故底績易易先生倘惠一言以志贈寧人士藉以尸祝拜賜不朽余聞嘆曰刺史其漢文翁之流乎夫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刺史數月而為百年之計與文翁興學化蜀何異雖然諸生知啣刺史德矣亦嘗仰體刺史新學之心以報刺史乎古者唐虞三代憲老乞言出征受成執臯告馘皆在學宮故魯泮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可見古人之學兼文武儲全才為世辦大事後世第習雕蟲取青紫何貴學為今天下亦多事矣寇賊姦宄逆我顏行天子赫怒於上思得文武全才以匡世刺史亦屬望諸生追古學挽近習以豫

匡世實用與魯泮同頌乎然其要不必他求即在分寧黃魯直先生數語中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諸生平日在黌序仰止前輩請事斯語他日致治戡亂獻馘獻囚亦何難者倘不務此沾沾為畏壘之祝庚桑楚得毋愀然不樂乎夫父母愛子不市德子事父母在養志刺史既子諸生矣諸生既父母刺史矣仰堂構思繼述是則子弟之所以報父母哉予故以詠泮水勉諸生者為刺史贈不識學博與寧人士然之乎若夫刺史循聲上達天子賜金增秩擢以不次大發署堂之祥為寧休光此常理耳予何贅

山谷黃先生詩集後序

兵科給諫楊 廉豐城人

涪翁先生之詩世多好之而得見其集者少也近時間有寫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一

五百五十一

本出焉復有得而刻之者然非其集之全也此編有內集外集別集或謂其詩乃洪駒父輩刪集或謂其自分為內外集外集即焦尾弊帚兩編或謂李彤再為外集黃營為別集而其詩益全於此矣此乃江右提學僉憲莆田黃君仲昭家藏舊物而寧之邑校生陳氏沛沾兄弟之所刻者也先生所為詩文與其為人其出於一時師門朋友之所推重者姑置勿論至於卓哉大儒之言足以取信於後世者則有延平李子晦庵朱子焉延平稱其謂濂溪周子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有道者氣象晦菴稱其慈祥孝友復稱其詩精絕巧好無餘自成一家合而觀之而世之論先生者於是乎定矣先生嘗遭童惇蔡卞中傷實錄之罪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戎州嘗與趙挺之有隙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

梶撻羈管宜州所至輒治畦灌園為終焉之計泊然不以遷
謫介意非其了生死脫世累輕患難頽然與造物者遊惡能
以至是哉先生每教人治經乃文字之根治心養性之鑑又
數與高僧游究竟禪悅其所得於儒釋未知其孰深然使其
親見所謂灑落光霽之人而得尋仲尼顏子之樂自壯至老
一意於主敬窮理之學其跡伊川程子之歸自涪州而容貌
髭髮皆勝平昔者又未知如何也沛一日寓書留都告廉曰
沛等所刻山谷集已得東白張先生序諸首執事其無靳一
言且謂其先君鳳岐嘗以涪翁邑前賢圖刻其集而未遂故
其成此也勇之甚是皆可書也書之俾置於三集之後山谷
先生初號涪翁則居涪州所更號其出處梗概則載之宋史
宏治己未夏五中浣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三

五百五十一

黃山谷全書序

巡按 御史 徐 岱

山谷者宋太史黃先生號也全書者後人萃其詩文以傳而
而統名之也系以年譜傳議者備考也附以伐檀集者原所
自也序者書缺而復全宜有言也世傳先生之文久矣曷為
而有斯刻先生寧人也文獻於是乎徵嗣於後者存手澤更
於土者重鄉賢全書所由刻也刻久而磨滅弗修之可乎先
生寓蜀之戎涪文墨甚富岱也居鄉而說之薄遊以來見夫
刻者若詩集若刀筆若精華病其散漫弗具叨按茲土訪全
書於寧得故刻之半時建昌郡丞余子載仕攝寧事購元本
補之新守喬子遷乃竟厥工書凡若干卷請為序夫先生以
文鳴於宋與東坡並稱時人目曰蘇黃蘇亦薦曰文絕當世
行配古人天下後世信之文也行也先生所以為賢也載諸

史傳謚議者可以想見其風範後之人蓋亦難焉不獨歸然元祐之傑而已其平生雖流落窮荒終身自若非大賢能爾耶或云文傷元氣而直取其詩或云極及奧博而性類於禪淺乎其為知矣紫陽夫子東都事畧之嘆有以哉吾道千載不傳之緒至周子而後傳當時知其人品者惟山谷焉謂山谷未為知道不可也矧孝友忠信之德本於天性不以夷險終始而渝聖賢之道寧外是與禪學之尚或有所託耳岱也觀風先生之鄉邦表其行以勵俗求其文以傳世固職也未敢曰知焉刻既成姑序之嘉靖丙戌季冬

黃山谷文集序

康敏 查仲道 北村

先生為吾寧先哲為宋室奇才為西江詩祖其孝友殊篤其氣節特異其造詣精深其文章瑰瑋其在當時也雖片紙隻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三

五百五十一

字之出人爭傳誦惜乎由宋迄今涉世既遠其詩文集刻之流布於海內者零落散逸漫不及見已近雖省郡間有刊刻者祇詞翰之餘先生遺文雖盛勿傳故人往往以不及見全書為恨是編之全乃吾姻亞鄉來軒周公與其伯兄都憲南山公昔宦遊於湖於浙於蜀博求諸薦紳士夫家傳寫之羣書故牘中章積篇累歷十數載僅全此書珍藏以歸謀刻諸前守婺源葉君天爵授梓垂成適乙丑葉以憂去中更數守屬時多事尚未訖工自乙丑至今荏苒二十餘載而版之蠹蝕將半幾為朽木矣維時大巡西蜀徐公岱按吾江右雅重名教薦檄州郡拳拳於先哲文獻是徵而吾守湖南喬君遷適至欣然從事悉心規畫遂命庠生王朝宗查應元輩復求善本重加校刻越數月始克告成而人人喜獲覩全書為幸

道生也晚為先生鄉人平生嚮慕惟先生之忠孝節義顧學之未能而恒以後進有忝於前修是懼至於先生詩文徒能誦讀之而已未暇蒐輯邇者書成私竊慶幸乃以喬君之命敬識數語於後以記歲月以見是書求之校之刻之之自皆諸公力也實有不容泯者先生詩文昔人評之者多矣其如所謂全書者大巡徐公述之尤詳無容論已獨念先生風節行誼鏗錡一時炳耀千古觀其炎荒之竄軒寢自若幾微不形佞史之斥言論侃如爭辯無已雖顛頓萬狀畧不以休戚得喪芥蒂於懷其胸中浩然之氣至死不衰晚節位益黜名益高故晦菴朱子稱其不以夷險二其節操謂先生之向上在此此尤吾後人所當景仰師法之者徒詩與文已哉吾固重表之以自勗而更以勗吾鄉之晚生後出者嘉靖丁亥仲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四 五百三十五

春

黃詩內篇序

知州 蔣 芝 華陽人

宋之詩以蘇黃盛故黃詩多傳其始集者有任淵洪炎王子飛黃雷凡四家建中靖國以後山谷特命其平生著作曰內外篇內篇取合周孔者也嗟夫傳山谷之詩非一世尚論者又非一賢至曰上軋魏晉兼沈謝包曹劉而反遺登山觀海之志豈理也乎古之君子以身寄斯文者不益於治則益於教山谷在二三真儒中志與學蓋灼然向周孔者故內篇有風人之遺教焉何也本之有孝愛宣之有忠誠樹之有風節居之有義命由是發於聲詩則機籟之鳴性情之會中和懿秀之微也有弗可以興乎跡其直道仕不逢辰歛而俛焉入乎窮荒大難不疑而自得以沒齒焉忘其境履之危也其為

詞蹶而肆窮而愈工和平婉厚之氣味想猶見有弗可以興乎故曰風人之遺教也惡得而無傳分寧後人查子學夫得蜀本出而不私用山谷初意正名是集以成四家所未就以濂溪詩冠之可謂有見乎此者矣詩在元祐戊辰後者曰退聽堂錄初在太平者錄數篇在德平者半之建炎戊申洪炎氏撰次刻本又自鄂道潭衡以後盡得之蓋斷自退聽堂始亦既入史館後也視全集纔十之三要之四家視炙詩教凡所編會於是乎為精為要得是篇而全集可畧矣夫全集多真贋龐贅至精華錄則復恨太簡內篇其庶矣乎余蜀產夙飲涪翁風澤又幸守其鄉與其後人處思廣其教傳美之役豈異人任耶用託之梓氏以傳悉如查子存考証四條字校句正為詩七百一十二首卷十四續二太常諡議史傳周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五 五百七十

公儀別傳庶徵者足以興興者足以徵也云爾

逍遙山方丈逸譚序

邑舉 王天發 汝節人

逸譚者衣白生浪筆也生有山水韻極貧懶少交游常違來逍遙西院諸峯輒從松竹幽處兀坐磐石誦談密伽陀語而已並未嘗以世務闕諸懷也西院有方丈一間極寂向為饒髡所踞幸漁公來經紀山事龕燄爐熏瓶水鐘磬洗人眼耳解舍為之一新余始得長有方丈窓前有疊嶂礧壁邃壑飛流翠光欲滴坐對之餘似僧似俗恍然不知何世也癸丑夏復追涼此山偶檢雜著若干篇題曰逸譚志清尚也余常觀近代詞人如李于鱗王元美皆以飛兔橫絕之奇爭衡紙上願得當上林甘泉諸賦而甘心焉復而習之其識其才亦止此耳運毫劔墨累寫其胸中粘滯之性曾有一佳景佳况令

人想見乎昔唐王晉讀書嵩山與大節巢南劇譚竟夕李鄴
侯時衣黃時衣白陰扶唐鼎天子終不能屈放還衡山此兩
人者翰墨功名堪懸日月而英雄魄岸一切斂之寂寞悄然
不令世人見其深淺而世亦遂無以命之總之以無累之神
合有道之器騎風駕霧浩浩其天千秋之下芳韻猶逼人視
諸得建安之牙後慧者高下何如哉余常為之說曰凡看文
當先韻半韻既道想落天外譬如鳳雛之殼雖未能翔於千
仞畢竟是真鳳凰耳古人有言交呂既鴻軒攀稽亦鳳舉茲
刻也就吾將結緣方外以當靈棋一卷之文愈見貧之果不
足以累人也萬歷癸丑秋九日

重刻山谷別集序

王天發

此刻成內閣蜀本完書復見於世讀者知其心開眼明無異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六 五百四十五

聽跫然之谷音而喜矣自臭味者觀之不能不心折其道義
一字一句用以省躬改過凡事親從兄之大飲食起居之細
一一求無愧於太史乃為有益乃為知人知言若止作文字
觀剽其筆墨之餘以繡鞞悅則此書一故紙耳楊子曰君子
事之為尚彼既不得其行又烏能深味其言太史孝友忠信
徹底皆清後凋於雪霜之後世能知之至於清義熟仁不亢
不激鬱然在顏冉之林世不知也何也節之一字源於矜而
流於爭爭非聖人不能融也方太史之罹史禍也若曰吾直
既伸遑恤其他之黔之戎之宜可謂極酸矣而詩酒江山蕭
條高寄至於髭髮盡白無秋毫芥蒂之意見於顏面非不知
不晦其孰能之余鈍劣無狀竊附梓里受命於素交李侯檢
校外別二集藉靈竣役僭紀數言於篇以志聞知之慶且見

所以尚論幽人之意如此萬歷甲寅仲秋

重刻小學史斷序

明宗室梅南子

讀史非難而論斷為難予少嘗侍先考惠王庭訓受經之暇
閒涉諸史爰自書契以來仲尼刪述六經序書斷自唐虞至
秦誓別修春秋定褒貶以寓百王不易之大法及太史公史
記以下十九家上下三千餘年書志紀傳編帙浩瀚中間國
統有正閏政理有治忽人品有高下或昧於史才之通蔽難
於取斷得朱子通鑑綱目及我朝續編宋元通鑑綱目然後
褒貶予奪一準乎孔子之法以歸於至當可謂能斷矣然簡
編猶數十書法隱微集論各出未易頓解嘗讀古史通略重
其約博就簡矣然其論斷引據未本所出嫌於臆說得宋南
宮靖一小學史斷並廬陵晏彥文所續宋元論斷編為一冊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七
五百五十一

自周平王以下至勝國時國統之偏全絕續政理之是非得
失人品之邪正淑慝足為後人之鑑戒者一覽具見各有所
本誦而有得則擴而充之有補於人國體而行之有益於身
心鑿鑿乎要論至言緣迹而得心即事而見理明目張膽誠
古今之斷案也若夫經生學士諸史典籍悉蘊於胸中者固
不待此惟我宗人秦養池籠坐食無補若能沉潛是書而有
得焉則天經地義三綱五常善惡懲創雖至愚至劣者久將
自悟矣是集也平湖陸御愈刻於江都弋陽李太守鏡嘗刻
於岳州鈞陽尚太尹中孚嘗刻於旌德矣猶病傳寫之難給
而窮鄉下邑或未之見也乃重刻之庶求資古治讀史而取
斷者有所本也是固刻之之意而亦作者之所望於後人也
已

贈蕭光甫之任寧州序

周季麟

莆田蕭君光甫以成化十年四月擢吾寧令命下之日凡縉紳君子皆躋其為人且以得賢令慶予越明日以治生進而謁之見容貌歸然氣和志剛言溫行確大有過於人者既而促裝之任強為言以贈之聞蕭閩中大家奕世登仕版至侯舉鄉貢進士為潼川學正以殊才沉下僚陞令安縣時蜀盜作安之民塗毒殊甚縣治俱燬幾於邱墟侯至以次治之先招撫流民備農具種子俾之復業然後畫策捕盜擒其渠魁從者多辨免縣治學舍皆修建復舊規政聲籍甚巡按二司而下弭盜安民咸欲論薦比四載以內艱解任邑民如失父母流涕遮道不忍別去咸曰此豈弟君子也吾儕其可失諸父老遂相率數十人詣闕庭上章懇留奪情不報故今職蓋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六百六十五

以服闋受也洪惟朝廷簡任賢俊牧斯民而吾寧得侯以往邑民之幸也邇年來寧亦為盜殘害大率類安雖未至安民之甚然民間百凡利豈無可興者乎弊豈無可革者乎廢墜豈無可修舉者乎不獨盜之足加意也人心思治萬古如一曰人人引領望賢父母為之依歸猶飢渴之甘飲食也蕭侯行矣挾經濟之畧負練達之才而之寧寧雖小邑不足以究其用然設施之術特推所以治安者治之如探囊中物耳衣食乎斯民父母乎斯民盜息而民安學校興人才出與凡政務一切舉之而不悖政聲奚讓蜀哉當道亦必重之下民亦必懷之懷之斯父母之矣祇恐驥足未可久淹不久超擢而斯民留不可得將如安之民也予聞諸君子之言喜而序之以贈且預幸子鄉邑中必不負所望也

贈州守沈景明三載秩滿序

周季麟

括蒼沈君暎字景明乃予叅浙藩宏治壬子鄉試為提調所錄士也越十有四年乙丑登進士第明年正德丙寅季冬祇承明命來守予寧寧屬南昌舊為縣去府最遠有崇山峻嶺之限與湖湘為鄰號難治癸亥當道言於朝得陞州因舉崇仁令葉君天爵為守甫歲餘守制去而君實代之君才識諳練老成性愷悌善撫字愛民一念無假借葉政嚴乃濟之以寬凡科差重繁必周旋委曲以處之上下稱便如學校公廨廟宇河岸街衢之類罔不留心修治漸次成就人不告勞歲戊辰春夏霖雨不止君嘗祈晴有驗至盛夏大旱君寢食不怠增修政務率僚屬齋沐禱於城隍不雨再建壇於山川又不雨去衣冠露頂跣足冒炎暑步謁境內應祀神祇遊泮士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十九 五百六十一

吏胥耆里從之者數百人或三日五日微雨一度或告之曰兩可矣君曰未也或又曰我侯勞矣君曰吾輩之勞欲百姓之安也遂以旱災聞者三之二親詣八鄉設法賑濟令民得所至今歲尤旱君以當道託用於他不得專任其事而此心則惓惓視昔有加焉用是鄰盜不敢入境四民安堵君之聲譽日彰予巡按嘗獎勵之王巡按又旌舉之皆公道也是月二十五日三載秩滿將北上予在林下辱君敦舊好強為序以贈之夫守令親民官也夜有所思朝即可行思寬一分民受一分賜矣非臺省諸僚可比古人位宰相尚以弗得守令為恨而史稱循吏若渤海之龔頴川之黃膠東之王其尤焉者君之美政固非一端而禱雨一事真誠懇切神人共知今茲秩滿之先予聞市鄉小民羣然赴當道挽留欲得以白於

上蓋借寇君意也於戲聖天子仁覆天下其俯順寧民之情而俾君復來乎其拂寧民之欲而俾君為礪為霖雨乎殆未敢知也

南山集

周南山文集序

修撰舒芬梓溪

先生為吾郡中名人蚤有志於正學用春秋擢賢科為名進士為主事為員外郎為郎中為參政為布政使所至令聞不已晚進列卿為副都御史總制西北要邊定土魯番亂救寧哈密復故忠順封印及撫圻輔飭邊關諸所經畧深為孝宗皇帝簡在然則豈徒為吾郡中名人哉茲蓋棺矣先生仲子中軍都督府經歷讓謀諸二弟國子監生訥訓錄出先生平日詩文將刻之而屬芬序芬生也晚雖與先生冢子謙同舉於鄉然未及見先生也得序其集良不偶哉顧詩文皆原於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十

五百三十五

六經莫非有德者之言也自離騷變詩史記變文後之能言者豈徒不得六經之門哉八代以還若杜甫氏若韓愈氏則庶幾耳今觀集中之言有曰憂國愛君唐老杜行雲流水宋東坡則知先生之詩既非漫興率意所為亦非鍛句鍊字而必求其工者也若漕運志送文都憲序諸篇則歷歷經濟之心為國家深遠之慮與夫諸所感遇紀行贈遺酬唱則君臣之義孝友之情朋從之樂歲月之代謝世道之升降陵谷之變遷亦莫不具見已雖其短章絕句若無驚人語至於長篇大牘則筆勢駿發詞舂容而旨廣大如江河之流奔騰澎湃縈紆曲折渦盤汎决波濤萬狀惟見其不舍晝夜而東之曾不知其所止息也是雖先生問學之所能其渾厚純雅略無刻削以露其精神亦豈無自也哉蓋我朝稽古右文至成化

宏治間則涵濡百有餘年矣太和之氣宜於人文焉發之然則先生會逢其盛而且博之以六經之學其有言也固其所哉先生諱季麟字公瑞世為南昌分寧人起布衣為列御其歸於南山之下也猶布衣也是集之傳良不偶哉嘉靖三年五月五日

周來軒漫稿序

編修費 宋 鉛山人

司寇周來軒先生吾鄉之望也其由士以入仕也令德著於夙成而由郎以入卿也風烈昭於大受公所以濟時用而重於海內者以此至觀其平生所為詩詞則豪曠類其襟懷雄壯類其建立沉實類其節概有能言之士所不可企而古名家所不能愈者究其所由而豈徒哉夫干將莫邪龍光射斗牛之間此物之精也而其英華之發越自有欲掩而不可掩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乙

五百二十五

者愚故謂公勲德之効於實用斷蛟刺犀之利摧鋒破陣之資也而其詩詞之美則射斗之龍光也知言者可以稽其蘊而占其施矣元老楊邃庵老師謂其艱關險患之餘諸思溢發浩不可羈非所養所負有過人者不能信乎然哉公素作最多而所錄僅此擇之精責之備也有自來矣是故可以傳矣竊不佞僭繫一言於左嘉靖丁亥十月朔

壽都御史周來軒六十序

舒芬

仲冬之初庠友艾禹弼來曰明年嘉靖二年癸未正月元日為鐸姊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來軒周公六十壽辰鐸將使人稱觴都下願借一言以壽予生雖晚辱公以乃姪同舉於鄉恒拳拳接引能無言乎顧公之壽繫國家社稷之壽難言也公之入仕三十年與公同時或後公時而位孤卿者衆矣

公勤勞於外兩川閩楚滇之南山之西足跡殆徧天下而位
僅方伯則公之為人可知矣今皇帝即位公卿輔弼悉起用
耆德重望之臣以祈天永命而公始進中臺為卿則國家社
稷之壽天下故屬望於公也公其心乎壽社稷耶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所謂法司也皇帝雖命公撫視畿輔以勤王家總
理邊關以威貊狄然每歲終得入朝議事則社稷至計公實
與焉矧惟辟惟宥事在法司者今刑部得見素林公豈有不
得其平者哉然中臺又有糾劾之責祖宗之託莫重焉者公
亦思濟中興肅百僚副上下之望如景泰中吉之義公恒約
束諸道以論時事乎將雍容謹厚而聽鄉原之風日長乎必
毋曰此矯激也必毋曰此立異也必毋曰彼有公論也必毋
曰彼當自敗也又必毋曰亦世也數也則今日君臣之遭所
謂祈天永命者周公召公不能專美矣國家社稷之壽無疆
而公亦千萬年稱社稷臣也六十年足踰公之壽哉惜哉公
之心足以壽社稷子之言不足以壽公也禹弼曰茲言豈徒
足壽公哉

陳東洲先生鄉賢錄序

涂紹燿

崇禎丙子鄉先達分寧東洲陳公從祀禮成其季方寬而鐫
其紳衿里社之請暨諸當道詳允之文為書一卷來屬余序
余再拜受而讀之見督學永嘉王公之標舉風流聿歸駿譽
太守華亭沈公之欽崇雅頌允協徽音作而歎曰猗歟非先
生無以當太史之采非兩公無以揚天子之休也蓋先生居
修江鍾秀之邦與余先侍御公為年誼交最善相知最深猶
憶髫時侍御公嘗語余曰陳東翁經術名儒也其節操如東

湖高士其孝友不媿黃龍圖其仕宦功烈所著上則為光霽
之元公次亦希蹤梅氏之仙尉其雅相推重如此當萬歷初
年抵掌長安上下古今往復歡笑因與先伯氏約為婚姻嗣
以宦蹟依違離合死生之故未獲永其好然兩人意氣慤慤
雖不復長相聚如曩時而章水修江固朝夕若襟帶間也今
日者兩君子相從於地下且同時分席瞽宗與東湖雙井周
梅諸先哲揖讓翱翔於俎豆間所稱節操孝友之言驗矣因
是益歎先君子之知言也寬而懷抱利器游學留都覩宮闕
之壯麗習辟雍之典禮余以故人子獲締世交見其春容都
雅如蜀相臨戎羽扇綸巾揮灑自異相與績文講藝慨然有
茂明古學友教四方之志因得并讀尊公所撰著過庭訓家
傳諸書或行或藏約十數種理學文章典型如在行將盡摻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三

五百三十五

其遺稿更為序言表章於世為不朽盛業請先以斯篇當廟
門一庖也已

詩說序

陳以蘊

嘗謂六經之教並尊而詩之為用特先詩者易書禮之啟鑰
春秋之嚆矢而性情之律呂得其說者則諸經未有不興於
詩也使思果無邪吉凶悔吝之消息蚤為之所矣使性情得
其理古帝王政事莫大於是矣使涵泳於溫厚和平其於莊
敬溫文有恰適者矣天子不輟於采太史不輟於陳而賞罰
勸懲行乎其間是為隱公元年以前之春秋詩不亡春秋不
作可焉雅頌得所而樂正季札請觀周樂而風雅頌之是稽
則詩在樂固未亡也故魯論於詩教獨疊疊不置則以諸經
固無不興於詩者也詩本情而不任情本理而不執理本文

詞而不滯文詞愚智淺深人人胸中具三百焉而孔子獨難於言詩可與言者商賜外無聞焉微子與氏之逆志三百篇幾墜地矣漢魏以來分門聚訟各端一家抱缺守殘牽附剝解矯枉而過得失同揆齊魯韓毛競自名家毛氏最晚出學者宗之尤多而考亭獨牴牾之末學襲舛說至汗牛汨出汨沒而漫漫之夜無曙期也則不衷序傳之說而還於詩詩未可說也不於詩而衷序傳之說說仍非詩也小序詞必徵之事事必實以人往往不得其義則槩謂之刺君似非得卜子夏之傳者然當齊魯韓之後不可謂無說集傳理義之說勝袒夾漈而詆毛序鄭衛諸什往往多指為刺淫亦未為盡孟氏說詩之法者然一洗漢魏來傳箋之陋不可謂無功夫詩圓教也若摩尼之映色元水之成味各各可說各各不能自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四

五百六十一

為說子貢之切磋正說也子夏之素絢反說也而夫子兩可之春秋子展賦將仲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柳賦釋兮子旗賦有女同車諸如此類稱之者足以見志當之者悠然會心而誰為膠之詩又安能以死語活人哉故齊魯韓後不能令毛氏無序鄭康成無箋孔祭酒無疏序箋疏之後不能令歐陽文忠蘇文定無議鄭夾漈無論朱考亭之無集傳詩固無時不興於人心也詩動於中勃勃不能無說說有刺於中亦勃勃不能於說外不說其勃勃而欲說者性之詩其說無所說者詩之性也至說還無說則三百篇事與詞了不可得義理性情乳水合針芥投而漚於其源天不能違人無庸喙易春秋禮樂頭頭優入神而明之矣惟人人具詩性詩無時不興於人心故予不能無說云

四書代言序

衡陽陳宗契 襟生

漢武讀方朔之書三月而後盡孔子食菖蒲之味三年而後知天子何必讀書菖蒲何必有味三年三月奚必遲且久如是然則讀書人又安得孟浪咀嚼易盡邪家太函雅於此道此味沉酣篤摯含英咀華為文淹洽適古高峙一時所雋菽更雄矯峻絕人以為一代神明之匠也久之迫於選人筮令下邑邑之人艷侯絲五色手八义而政又六藝貴五味調也下邑不至關門突犬豕村閭急雞豚恃侯一腔熱血在故一年而樂二年而歌三年四年而戀呢呢嚶嚶恐侯一朝脫我於懷去耳侯居恒嘗獨口噓雙手搔又取手口所撰四書代言進民譽而課之若曰是吾吐膏单赤之所餘繼晷窮年之所遺不敢弁髦芻狗借吾子一字砭者也契卒讀一過乃嘆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又二四

五百五十一

經師守老宿之所譚使我欠伸欲嘔侯就中抽繭摩神掖經翊理洗發靈臆脫去膚膜元如郭註通如劉疏真乎代乎孔孟思曾而在不可與同堂共証邪夫古聖賢往矣微詞奧旨從枯管中討出生氣勃勃如許異世而代之人異體而代之言自代言出不啻聖賢自言之味其言者如親聖賢之席直接聖賢馨欬木鐸一振昭然若發矇初不知誰之為之者抑又聞之立言者與民吉凶同患始不累神明之德侯之代言炯乎神明相照舉舊汚而洒濯之吉凶何不同之與有旭旭靈灑惠此一方匪侯腔血恃此神明瀝瀝一點耳嗟夫仕後之學衆人之所過而不問也讀代言知侯之學在焉知侯之行所學者在焉侯所學與行所學不自言曰吾第代言而已夫代聖賢言豈易代邪真邪吾烏得不為代言言

盤錯緒譚引

方 沆

分寧為南昌支郡保介山谷間西連楚東南北界於南康九江豫章之下邑崇岡疊巘干霄薄雲其水東流下彭蠡深者不見底淺者歷歷察淵魚故稱一奧區宋周茂叔先生嘗簿分寧史稱斷案老吏不如者是也而黃魯直太史亦為郡之雙井人粉榆墓碣猶可考者聞國初割據於偽漢陳氏一時俗尚頗有楚驍勁餘風焉開天二百年來風教漸摩人文遂以駿發周氏三先生後先起縫衣總內臺登八座嚼然一代名臣自伏戎發而築城置戍之議興文教寢衰士登籍者如晨星相望然乃其民亦困於征徭四出上下相遁告訐自雄有司者莫之誰何習為一切苟且之政即有被濯奉職且以官謗損名去於是下益病而上亦病萬歷甲午杪冬不佞以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五 五百二十

薄謫至入其署問扃鑰乎或亡其牡問舊貫乎吏乳臭不能舉其凡問什器乎大都取辦於閭右每出行羣市人雜還相隨也至帷蓋不得展郡內外一切簿正關譏殆廢不佞實有褊心廢食而歎曰郡之無政至此乎旦日下章程束卒吏申催科之令嚴聽訟之條斤斤平其政而行辟人民驟而駭越三日而恬然改觀爰檄學官博士以禮式諸生諸生乃大喜謂守知所先者兒笏籍予手所削牘載之篋箱中予見而命以覆瓿笏謂昔人三折肱則成良醫大人三為方州率以拮据為名高儻所謂肱三折者耶即不以自醫奈之何不為醫人也予默無以難輒弁數語為盤錯緒譚云

重修寧州大門儀門序

方 沆

分寧之為郡介萬山中夙號未易治屬頃歲薦饑賦積逋而

嚙訟煩興主者聽甚高而弗察徵逮追呼如潮汐遞至官與民交病早夜皇皇幸脫身去即解宇掌故廢墜因循浮雲何有也不佞性最慙受事以來稍撰次寧志缺之目擊門外內頽傾闌入者無禁旌善申明二亭亦漸就圯犴狴湫隘風雨不蔽去歲遂釀出柙之變中心焦勞苦不能一朝居者廼請兩臺道府諸大夫發藏金三十有奇不足則佐以餘俸檄杉市巡檢徐汝楫督老人李廷震查國利撤而葺之義民陳德平德讚山有材平其直以授匠氏肇於萬歷乙未初夏乙卯訖於季夏辛未幸而落成嗟夫不佞誠慙豈欲為吏長子孫哉巡檢拮据効勞老人若諸匠作用命競勸抑豈博名高而竊餘潤耶蓋不有廢者孰思以興不有勞者孰居其逸不佞縱秋風起而思蓴鱸乎後之君子儻尋繹端緒官署吏解次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六

五百三十五

第鼎新俾寧之民日漸涵於政平訟簡之化庸詎知非不佞劍首一映力也巡檢請一言紀歲月共事者州同知謝詵判官柯燾年吏目汪世祐八疊巡檢司巡檢薛佑范模法得備書

濂山書院課藝序

巡撫 解學龍

自文在茲而後周元公以太極圖說發往聖未發之藏涪翁嘗盛稱其胸懷光霽尚友千古一時針芥相投道學節義焜燿史冊天下文章孰有大於是者然則兩賢共俎豆於一畝之宮所繇來遠矣山陰邢公近以天官郎出為監司駐分寧入拜祠下上兩旁風堂級不治盡然傷之廼倡經營以先諸吏士又入告余為紀其事捐俸助之共襄厥美工甫竣設為濂山大會遴其多士之懋勉彛訓不愧先型者肄文其中且

進而與之講學焉夫諸士誠豪傑豈必待兩賢後興而兩賢則諸士景行也今閱諸士文霏若英之清質揭澄暉之縞姿大都如邢公所稱秀穎靈異印合空明者近是繇茲溯濂洛之蘊奧輔孝友之軒庭慮無不鴈行爾鄉之先達豈僅雕蟲是為用贄羔雉梯青紫已耶余奉璽書撫江以西七年矣宇內多故此中蠢蠢凡兵食徵輸以及陣土興革諸務罔不衣袂殷憂而澹臺鵞湖白鷺白鹿之間時時與諸士大夫揚紘壇坫以景前徽斯文之任余殆惴惴焉頃者羣醜初靖流氛時警雖日討國人而訓之者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然而在茲之文何嘗不有武備却萊墮都其明徵也絃誦又豈有輟焉諸士得無繇制科而進之光昭兩先生大業以合余興賢育才之至意諸士勉乎哉

濂山會課序

僉事邢大忠

文章千古事總濬源於虛靈儀曜風雲泰岱溟渤動華洙泗交變生息於不窮矣六經諸子以至詩賦制藝皆不離於斯者得之世運升降文字亦因之盛衰然攷其得失實繇士習日趨於文致文運日趨於薄標花葉而損本根弄精魄而迷真體即使誇耀今古盜竊名號終非薪傳之業又安能責之以道學節義哉豫章之分寧濂溪先生絃鐸之地山谷先生桑梓之鄉也不佞客秋幸蒞茲土欲借諸生之文藝以證先賢之所以不朽者今春得以濂山會課相質也目山色之朝爽耳溪聲之夜清手會中之文心細加批閱大抵秀穎靈異意脈自然不襲常詮亦不墮今時惡習抹其空明相印合者若余生應荃徐生名緯陳生欽殷嘉興輩錄之以為入彀之

券不惟是也諸生又慨然於兩賢祠壇之傾圮欲補舊理新請之部院解老先生嘉許之且捐助倡始焉遂欣躍經營財力共舉窺其意若將朝始事而夕竣工者又講學於斯課文於斯歷寒暑弗間也然則會中之所從尚寧獨以舉子業馳騁一時者哉兩賢實默啟之矣

國朝

倡興義學序

班衣錦

分寧之有義學何昉也曰昉自雙井黃氏聚書數萬卷作精舍於櫻桃洞以招四方來學之士四方挾策來遊者理學文章皆賴有成可謂盛矣厥後州治建設義學曰鳳山書院曰敬義文會又復遷於瀟溪書院大約為造士績文講藝之地而司牧者日省月試亦曰爾能以文章德義從吾遊者吾能尊禮之也此特於簿書刑名之外留意造士云耳然則今日之義學果何昉乎曰昉於朱文公之義倉與范文正之義田原以厚風俗敦仁愛而孝友睦婣任卹之教寓其中余愛慕古人移風易俗之權隱寄於一二事而能樂行其志史遷有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余於康熙十六年謬膺

簡命分符是邦城郭蕭條人民離散既困於時而又詘以舉羸何能樂行其志越明年烽烟漸息環顧州治絃誦無聲予愀然嘆曰離散來歸而賦黃鳥以言旋者今已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矣若乃聽其塾庠不飭任其失教是自牽於簿書刑名之內而不能超然於簿書刑名之外也爰葺黌宮東西二隅為學舍延庠生優於文行者以居舉比進邑

申子弟北面授書焚膏繼晷之費筆札館穀之資悉月給以為常諸子弟魚魚雅雅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駸駸乎小子有造亦曰爾能以文章德義從吾遊者吾能尊禮之且思所以寓孝友睦婣任卹之教此余惓惓撫茲殘疆而倡興義學之意也後之守斯土者勿謂義學為不急之務廢弛不修而令邑中之子弟有失教之咎務使厚風俗敷仁愛與義倉義田之制相為表裏毋令兩賢獨擅美於前也

江西宗派圖錄序

吏部郎中張泰來扶長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於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二十九

五百二十

揚或產於宛或產於豫或產於荆梁似風土又有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於二十五人也及考紹興初晁仲石嘗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於后山之列何也呂公嘗撰紫微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是蓋有說焉者山谷有師友淵源一書雖今未見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也嚴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宋有元祐體西

昆體註云元祐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墀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佳畧殆可觀矣宋大中丞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答之猶恐世遠年湮即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迺紀厥爵里遍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重刻黃文節公全書序

知州宋調元 澹海

嘗讀大雅堂記而知先生所得力已其言曰妙處乃在無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十

五百二十九

意於文又曰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紫陽謂其並不蹈古人町畦東坡以為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郵事陸象山比諸優鉢曇花羅鶴林以不向如來行處行稱之學老杜而不為后山之瓣香也爭精微於一字虛谷之法眼也在宋諸賢論之審矣西江作宗派圖配饗杜陵轉非先生意也余少即喜先生詩戛戛獨造真浣花翁所云欲語羞雷同者文稱是何敢更贊一辭致誚拾牙後惟是讀先生詩最夥文詞則僅見一斑閒於碑榻及諸選中搜羅之每以未覽全書為憾壬午九秋量移分寧寧先生梓鄉也以為得盡讀先生集矣下車亟訪之不特古版茂如即故家所藏亦久付劫灰洪水中歲再週司馬榮廷彥少尹胡懌德吳生惠張生捷元進謁詢先生後嗣以

生榜對始獲故刻四之一即曩家塾所見者又逾月得接徐生慕璋余生承烈朱生晚成查生承聲復得嘉靖原刻而書又不全最後經崇勝寺宿老僧然石榻下見其几案卷帙鱗次抽視之乃先生古本也合前凡九十七卷余喜曰先生書備具矣亟攜以歸都人士翕然向風於是有孝廉陳豐明經徐名世周生莢何生松胡生全滋暨前進謁諸同志磨研編削別類分門汰年譜之冗長校魚魯之舛訛自前明兩刻以來未有若斯之美善者伐檀集為先生過庭之訓存之以志先河也噫元祐去今七百載先生之姪節修名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彪炳宇宙如一日也獨斯文之瓌瑋絕妙幾於委地此而猶悠悠任之恐數十百年後零落散逸并區區僅存者而無之矣誰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七

四百八十

實職其咎耶今

國家右文崇學之日微言墜緒爛然如景星慶雲昭示來茲而是集乃成於余又得此十數子者鼓舞奮興不誠吾道之幸歟亦有以覘運會之益隆也樂識數語於卷端時乾隆乙酉孟秋

刻黃詩全集序

翁方綱

乾隆壬寅冬方綱校黃詩三集注上之

詔刊入聚珍板於是數百年未合之足本廣布藝林矣後四年奉

命視學江西攜其草稿於篋而寧州新刻本外集之後八卷即舊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別集與史季温注者不同而寧州新刻分體失其舊式爰合寫為一本附以

黃子耕譜通為五十八卷時時與學官弟子論證其所以然蓋自方綱髻齒時誦浙許陳蘇庵所評漢書輒奉山谷先生以質厚為本一語為學問職志今四十餘年所以學侶敬申修辭立誠之訓者仍不外乎此書諸卷端以俟有解會處當略疏數語為之序然每一念及輒復立咫尺焉汗洽衿也乾隆五十三年冬十月朔

山谷刀筆後序

萬承風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計六百八十二首蓋自初仕館職而丁憂回里而黔州而戎州而荆渚而宜州公生平始卒一操具詳於此欲知其人不可不讀其書可乎其書始編於南宋續梓於前明首宋史本傳校刊年代無可考第十十一卷首尾共缺九紙字亦漫漶不可盡識此得假抄於吾州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二 四百八十五

帶溪世嫻胡爛圃家藏刻本者攜至京師南昌彭文勤公復出示供奉

南齋時錄存

內府天祿琳琅本則係明宏治己未所刻前有同郡張東白學士小引就兩書校讐編次皆同而卷帙獨為完善視全集所收錄者僅三之一耳按公詩集亦重刻於宏治己未豐城給諫楊庶序後云此編乃江右提學僉憲莆田黃君仲昭藏本寧之邑校生陳氏沛沾兄弟所刻者也沛寓書留都告庶曰沛等所刻山谷集已得東白張先生序諸首執事其無靳一言東白引亦云近既得詩集於黃僉憲仲昭刻之繼復得薛通守英亦刻焉然則給諫所謂已得東白先生序者其書為刀筆無疑矣顧公全集暨三集詩注

自錄入

欽定四庫全書及

頒發聚珍館刊行外近時皆有續刻惟刀筆一書世不多見公生平始卒一操其自館職以訖宜州具詳於此不讀其書安知其人承風生後公七百餘歲同公里居雖未得為徒私淑最近今既得手錄是書校讐完善使天下後世思其人不得詳讀其書誰之責歟於是案全集更正偽誤脫落付之梓人其不可強求者則仍之志慎也昔文勤公嘗題是編曰此書與文集別集中書簡微有異同不可偏廢其以歷官編次尤足考見當時出處之跡與黃芻編詩目八年譜同意少時嘗以黃詩無編年本欲取任淵史季溫史容三家之註依芻譜叙次取書簡刀筆諸篇都為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序

三三

五百零五

一編命曰黃詩三集補注忽忽三十年不能成書官事牽冗耳目重眊安得好事者助我老興為鄉邦成一巨帙也夫以文勤公多識尚友成書如此其難若承風者學古未遑近益荒落於公詩文固無從窺其涯涘彛彛輯遺校讐曾何足語於發潛闡幽也哉雖然生公之後同公里居既得手錄是書不敢緩也况公生平始卒一操其行也即其文也其文也如其行也不僅刀筆而刀筆為詳誠如本傳所引東坡薦略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謹後傳引而序得書之由如此

黃律卮言後序

萬承風

余既從世端胡瀾圃家假抄宋刻山谷刀筆復從其叔子桐門得黃律卮言寫本一帙篇幅上下前後磨滅殆盡而

文字獨完好云曩省試寓章門時自貨郎擔頭以數錢購者余詳閱是書釐為九卷凡所錄詩即以文節公所遭之時所履之地冥心逆志會而通之末附公自讚六章而十前有自序尾署明萬歷乙巳而不著姓名每卷首各綴卮言以見意其第九卷卮言有曰中先生里人之子也即相後五百有餘歲而休戚實同則其人名中為分寧產殆亦仕而不得志於時者歟惜其姓氏不傳即序所謂先生之耳孫純如今質之修水黃氏族人亦末由得其譜系吁代遠年湮考証無由可慨也已竊維文節公以詩鳴北宋為江西詩派之祖內外別三集哀然沾丐後人固不僅以律詩著然是編輯以郡縣館閣為類以少壯耆歿為次於公之生平出處展卷如遇目前與刀筆之以仕宦遷謫分隸及黃齋編詩目入年譜之意實有合焉則是書烏可以不存哉况乎雙井賢嗣解求衣鉢四印館人別撰傳奇抑又鄉邦文獻之一徵也爰另為繕錄正其譌誤授之梓人以廣流傳而識其顛末如此

蝶莊集序

應荃字未人

陳昌言

分寧黃太史枌榆鄉也山川之所濯毓道氣之所漸摩自宋迄明文人傑士踵相接焉余氏蝶莊先生以啟禎遺老巋然獨存天才綺燦落句驚人雖坎坷淪落之餘攄幽抒憤亦不失其嘲風弄月之致惜著作雖富散軼良多自赴玉樓召去而茂陵遺稿遂與烟雨俱沉則先生之才不獨鬱於當時且將閤於後世矣余自總角時即耳先生名恨無由覘其片羽一日偶憇族伯元公家忽得先生遺書四

角急袖以歸不啻頓獲圖球未幾復於友人余亭巘處又見先生詩文若干首因蹶然曰廿載神交一朝目接詎非天授使得於風雨之暇編彙成帙庶廣陵之韻未絕柯亭之竹不枯矣爰併其稿挈之還鄉無如貧籌莫計饑驅四方前此之謀幾成虛願己丑秋客有自靖安來者詢而知為庠中髦士也片言道合懽如故交館於村居之問山樓酒後劇談因以藏稿相餉客亦擊節稱賞叱名狂呼曰趙文表千里之遊為不虛矣遂爾倩染隃麝匝月而告成功自是爨餘之桐復發清音已凋之木再傾晞照繼太史集而另成一書不勝快甚即陋劣如余不亦藉先生之靈以聲施不朽乎更有望者先生名言盈尺茲集登載無多唯冀邑中士夫藏有先生秘笈者慨然見示以便合其大成

補修廣集則今日之舉又特為之嚮道云耳敢以觀止自幸與予日望之是為序

書王孝子事

邑人 冷玉光

王集義字浩然號劄峯崇鄉塘灣人七歲入塾稍稍通文
義即喜讀孝經一書母林氏沾風痺集義扶持抑搔不
少懈母歿躄踊哀號絕而復甦者再及塋欲往廬墓其
父止之父旭仁年八十餘老患淋疾集義食則立其傍
寢則卧其側如是者六年及歿水漿不入口累日卜塋
上武均田離家百餘里是日大雨雪杖屨扶襯竟日夜
無怠容比塋結茅墓側兼設父母靈位以終前志悲號
弗已聞者哀之嘉慶乙亥三月雷雨烈風驟至木盡折
鄰里牆坍瓦飛而集義茅廬如故明年其家伯母死聞
訃徒跣窮日而至奠畢撫兄弟手哭之妻子避不與見
遲明奔還墓所往返在途不一入旅肆廬雖無闕鍵什

義寧州志

卷二十九

藝文

三六

四百六十五

物亦無有犯者三年就地寢食蟲蟻不近惟白鼠五食
其餘飯日日如之伯兄早喪撫姪如己出季弟析居中
落仍呼與同爨鄉人欽其行欲聞於當事請旌集義却
之曰吾第盡吾分未敢云孝又安敢以是獵譽耶然如
集義者懿行足以風世恐久而就湮也故備書其事

書孝子李厚修事

邑人 查承瑛 淡軒

厚修字達三武鄉蔓江人父青武庠生早喪事母莫氏朝
夕不忍離家貧力田自安蔬食奉母必以旨甘晨昏親
滌廁踰清夏溫冬扶持抑搔兢兢不失尺寸行四十餘
年如一日母年八十病風痺卧床褥厚脩日侍湯藥按
摩夜眠母榻微聞呻吟必四五起衣不解帶者十有四
年時厚修年已六旬而母以九十四歲病歿哀毀如禮

祭葬如禮營墓道於屋傍自運土石封之若堂日飲食必就墓祭夜幙被必就墓卧如是者又三年厚脩已皤然老矣兄弟三人視兄如父弟早喪撫孤姪如已出平生依依孺慕奉老母外惟耕田取給絕不與他事生子甫十餘齡當母疾時子暴病卒母問孫何往詭對以外出就傳母信之而厚脩終不敢出聲哭嗚呼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也然伯道有姪亢其宗厚脩亦有姪繼其祀伯道有千古義名厚脩亦有一時之孝名豈非世俗無知而天道實有知乎